



链滴

末等生

作者: [robbin2117](#)

原文链接: <https://ld246.com/article/1451767868281>

来源网站: 链滴

许可协议: [署名-相同方式共享 4.0 国际 \(CC BY-SA 4.0\)](#)

 文张嘉佳
 2012年我在曼谷郊边的巧克力镇，招待高中同学王慧。这是家迷幻如童话的饭馆，白色房子静谧在草地，夜火灯烛倒映在河流。王慧留着大波浪，妆，笑意盈盈，经过的老外不停回头看她。</p><p>
次日我要坐火车到春蓬，而她直飞香港，所以我们没有时间聊太多。也不用聊太多，一杯一杯，互相看着，乐呵呵地傻笑。</p><p>
我说：慧子，你不是末等生了，你是一等兵。</p><p>
1997年，王慧坐我前排，格子衬衣齐耳短发。</p><p>
有天她告诉我，暗恋一个男生。我问是谁，她说你猜。</p><p>
文科班一共十八个男生，我连猜十七次都不对。只能是我了！这下我心跳剧烈，虽然她一村姑模样，可是青春中的表白总叫人心旌摇晃。
这时候她扭捏半天，说，是隔壁班的鑫。——不带这样玩儿的好吗？隔壁班我去你奶奶的！</p><p>
香港回归的横幅挂在校园大门。</p><p>
7月1日举办《祖国我回来了》演讲大赛，我跟王慧都参加。四十多选手济济一堂，在阶梯教室做战前动员，学生会主席袁鑫进来给我们训话。</p><p>
他走过王慧身边，皱着眉头说：慧子，要参加演讲比赛，你注意点形象。</p><p>
慧子一呆，难过地说，我已经很注意了啊。</p><p>
她只有那么几件格子衬衣，注意的极限就是洗得很干净。</p><p>
后来我知道她洗衣服更勤快了，每件都洗到发白。</p><p>
袁鑫和一个马尾辫女生聊得十分开心，从中国近代史聊起，一直聊到改革开放。最后袁鑫马尾辫说，加油，你一定拿冠军。慧子咬着笔杆，恨恨对我说，你要是赢了她，我替你按摩。我大为奋，要求她签字画押，贴在班级黑板报。</p><p>
当天通读中国近代史，一直研究到改革开放，次日精神抖擞奔赴会场，大败马辫。</p><p>
晚自习解散的时候，在全班“胜之不武”的叹息声中我得意地趴在讲台上，等待按摩。
 </p><p>王慧抿紧嘴唇，开始帮我捏肩膀。
 </p><p>我暴斥：“没吃饭？手重点！”</p><p>
王慧怒答：“够了吗？会不会捏死你？”</p><p>
我狂笑：“哈哈哈哈哈毫无知觉啊我擦，难道已经开始了吗？用力啊少女！”</p><p>
其实，当时她的手一捏，我如被雷劈，差点跳起来，脑子里不停在喊：……疼疼……这是被碾压的感觉……疼啊我操……咋吧一声是怎么回事……我的肩胛骨断了吗……疼死爹了啊尼玛……小时候干过活的女人伤不起……啊第三节脊椎怎么插进我的肝脏了……</p><p>
我快挺不住的刹那，慧子小声问我：陈末，你说我留马尾辫，袁鑫会觉得我好看吗？
我不知道，难道一个人好不好看，不是由自己决定的吗？</p><p>
1998年，慧子的短发变成了马尾辫。
慧唯一让我钦佩的地方，是她的毅力。</p><p>
她的成绩不好，每天试题做得额头冒烟，依旧不见起色。可她是我过最有坚持精神的女生，能从早到晚刷题海。哪怕一条都没做对，但空白部分填得密密麻麻，用五百公式推出一个错误的答案，令我叹为观止。</p><p>
慧子离本科线差几分。她打电话哭着说，自己要复读，家里不支持。因为承担不起复读费用，所以她只能去连云港的专科。</p><p>
我呢？当时世界杯，高考期间我在客厅看球赛，大喊：进啦进啦。我妈在饭厅打麻将，大：胡啦胡啦！巴乔踢飞点球，低下头的背影无比寂寥。我泪如雨下，冲进饭厅掀翻麻将桌，搅黄老妈清一色。</p><p>
后来？后来那什么第二年我又考一次。</p><p>
1999年4月，大使馆被美国佬炸了。复读的我，旷课奔到南京大学，和正在读大一的老同游行。慧子也从连云港跑来，没有参加队伍，只是酒局途中出现了一下。</p><p>
在食堂推杯换盏，她小心地问：“袁鑫呢？”
我一愣：“对哦，袁鑫也在南大。”
“他怎么没来？”
“可能他没参加游行吧。”
慧子失望地哦了一声。我说那你去找他呀，慧子摇头：“算了。”</p><p>
我去老同学宿舍借住。至于慧子，据说她是在长途车站坐了一宿，等凌晨早班客车回连云

。对她来说，或许这只是一个来南京的借口。花掉并不算多的生活费，然而见不到一面，安静地等待天亮。慧子家境不好，成绩不好，身材不好，逻辑不好，她就是那个挑不出优秀品质的女孩。我一直想如果这世界是所学校的话，慧子应该被劝退很多次了。生活，爱情，学习，她都是末等生。唯一拥有，就是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咬着牙齿，坚持再坚持，堆砌着自己并不理解的公式。

无论答案是否正确，她也一定要推导出来。

2000年，大学宿舍都在听《白桦林》。九月的迎新晚会，文艺青年拿着吉他，悲伤地歌唱：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，阴霾的天空下鸽子飞翔。白桦树刻着那两个名字，他们誓相爱用尽这一生。

我拎着啤酒，晃悠在校园。回到宿舍，接到慧子的电话。她无比兴奋：陈末，我专升本啦，我也南京了，在南师大！

末等生慧子，以男生的方位画一个坐标，跌跌撞撞杀出一条血路。

2001年10月7号，十强赛中国队沈阳主场战胜阿曼，提前两轮出线。一切雄性动物沸腾，宿舍里的男生怪叫着点燃床单，扔出窗口。一群男生大呼小叫，冲到六栋女生宿舍楼下。

我在对面七栋二楼，看到他们拥簇的人是袁鑫。袁鑫对着六栋楼上阳台，奋地喊：霞儿，中国队出线啦！一群男人齐声狂吼：出线啦！袁鑫喊请做我的女朋友吧！一群男人齐声狂吼：请做他的女朋友吧！

望着下方那一场幸福，我脑海浮现出慧子的笑脸，她穿着格子衬衣，马尾辫保至今，不知道她这时候在哪里。

2002年底，非典出现，蔓延到2003年3月。我在电视台打工，被辅导员勒令回校。4月更加严重，新闻反复辟谣北京没有封城。学校禁止外出，不允许和校外人员有任何接触。我在宿舍百无聊赖打魔兽，接到电话，是慧子。她说，一起吃晚饭吧。我说，出不去。她说，没关系，我在你们学校。我奇地跟她碰面，她笑嘻嘻地说，实习期在你们学校租了个研究生公寓。我说，你们学怎么放你出来的呢？她笑嘻嘻地说，没关系，封锁前我就租好了。辅导员打电话找我我骗她在外地实习，她让我呆着别乱跑。去食堂吃饭，我突然说，袁鑫有女朋友了。

她有些慌乱，不敢看我，乱岔话题。我保持沉默，她终于抬头，说：我想他离得近一些，哪怕从来没碰到过，但只要跟他一个校园，我就很开心。一个女孩子连男生都不知道她的存在，她却花了一年又一年，拼尽全力想靠近他。无法和他说话，她的一切努力只是跑到终点，去望一望对面的海岸。

就如同她高中做的数学试卷，写满公式，可是永远不能得分。上帝来劝末生退学，末等生执拗地继续答题，没有成绩也无所谓，只是别让我离开教室。看着她着脸，慌张地拨拉着米粒，我差点眼泪掉进饭碗。操。

2004年，慧子跑到酒吧，电视正直播着首届超女的决赛。我们喝得酩酊大醉，慧子举起子，对着窗外喊：祝你幸福！那天，袁鑫结婚。我看着她笑盈盈的脸倒映在窗玻璃，心想，末等生终于被开除了。

2005年，慧子跑到酒吧，趴在桌上哭泣，大家不明所以。她摇擦眼泪：一定很难过。传闻，袁鑫离婚了。

那天后，没见过慧子。打电话给她，她说自己辞职了，在四川找事儿干。2006年，一群人走进酒吧。看见当头的两个人，管春手里的杯子咽当掉在地上。朋友们目瞪口呆，慧子好意思地说，介绍一下，我男朋友袁鑫，我们刚从四川回南京。

我头嗡一声，没说的，估计袁鑫离婚后去四川，然后只对他消息灵通的慧子，也跟着去了川。坐下来攀谈，果然，袁鑫去年跟着亲戚，在成都投资了一家连锁火锅店，现在他打算开到南京来。

袁鑫跟搞金融的同伴聊天，说的我们听不太懂，唯一能听懂的是钱的数目。同伴对袁鑫摆手，说，入五百万，用一个杠杆，一比六，然后再用一个杠杆，也是一比六，差不多两个亿出来。袁鑫点点头说，差不多两个亿。管春震惊地说：两……两个亿？我震惊地说：两……两个亿？韩牛震惊地说：比我的精子多？

慧子也听不懂，只是殷勤地倒酒，给袁鑫每个朋友倒酒。她聚精会神，只要看到酒杯浅了点，立刻满上。

他们虽然聊的是两个亿，结账的时候几个男人假装没看见，慧子抢着把单买了。

2007年。慧子和袁鑫去领结婚证。到了民政局办手续，工作人员要身份证和户

本。慧子一愣，户口本？
工作人员斜她一眼。袁鑫说，我去拿。
袁鑫走了后，慧子在大厅等。
她从早上九点等到下午五点。民局中午休息的时候，有个好心的工作人员给她倒了杯水。</p><p>
慧子想，袁鑫结过一次婚，他怎么会不知道要带户口本呢？所以，袁鑫一定是知道的。</p><p>
也许这是一次最后的拖延。很多人都喜欢这样，拖延到无法拖延才离开，留下无法收拾的摊子，只要自己不流泪，不管别人会流多少泪。
慧子站不起来，全身抖个不停。她打电话给我，还没说完，我和管春立刻开车冲了过去。</p><p>
慧子回家后，看到袁鑫的东西都已经搬走，桌上放着存折，袁鑫给她留下十万块。还有一纸条：其实我们不合适，保重。</p><p>
大家相对沉默无语，慧子缓缓站起身，一言不发就往外走。慧子伸出手，管春把车钥匙放手心。她开向一家火锅店。火锅店生意很好，门外板凳坐着等位的人。</p><p>
店里热闹万分，服务员东奔西窜，男女老少涮得面红耳赤。慧子大声喊：袁鑫！她的声音刻被淹没在喧哗里。</p><p>
慧子随手拿起一杯啤酒，重重砸碎在地上。然后又拿起一杯，再次重重砸碎在地上。</p><p>
全场安静下来。</p><p>
慧子看见了袁鑫，她笔直地走到他面前，说：连再见也不说？</p><p>
袁鑫有点惊慌，左右环顾满堂安静的客人，说：我们不合适的。</p><p>
慧子定定看着他，说：我只想告诉你，我们不是05年在成都偶然碰到的。我从1997年开始喜欢你，一直到今天下午五点，我都爱你，比全世界其他人加起来更加爱你。</p><p>
她认真看着袁鑫，说，我很喜欢这一年，是我最幸福的一年，可你并不喜欢我，希望这一没有对你有太多的困扰。不能做你的太太，真可惜。那，再见。</p><p>
袁鑫呆呆地说，再见。</p><p>
慧子低头，看着自己的脚尖，说，再见。</p><p>
慧子把自己关在租的小小公寓，过了生命中最孤单的圣诞，最孤单的元旦。我们努力去陪她，但她永远不会开门。</p><p>
新年遇到罕见暴雪，春运陷入停滞。我打电话给慧子，她依旧关机。</p><p>
2008年就此到来。</p><p>
隔了整整大半年，四月一日愚人节，朋友们全部接到慧子的电话，到她那聚会。</p><p>
大家蜂拥而至，冲进慧子租的小公寓。</p><p>
她脸浮肿，肚子巨大，一群人大惊失色，面面相觑。</p><p>
毛毛激动地喊：慧子你怀孕啦，要生宝宝啦，孩他爸呢？</p><p>
毛毛突然发现我们脸色铁青，她眨巴眨巴眼睛，哇地一声嚎啕大哭，抓住慧子的手，喊：什么会这样？</p><p>
慧子摸摸毛毛的脑袋：“分手的时候就已经三个月了。站着干吗，坐沙发。”</p><p>
我们挤在沙发上，慧子清清嗓门说，下个月孩子要生了，用的东西你们都给点主意。</p><p>
她指挥管春打开一个大塑料袋，里边全是音种牌子的纸尿裤，皱着眉头说，到底哪种适合宝宝的皮肤呢？这样，你们每人穿一种，有不舒服的坚决不能用。</p><p>
大家捧着纸尿裤发呆。</p><p>
慧子说，记得明天交份报告给我，详细说说皮肤的感受，最好不少于一百字。
我们聊了很久，慧子有条不紊安排着需要我们帮忙的事情，我们忙不迭点头。
可是毛毛一直在哭。</p><p>
慧子微笑：不敢见你们，因为我要坚持生下来。
我说：生不生是你自己的情。养不养是我们的事情。
慧子摇头：养也是我自己的事情。
离开的时候，毛毛走到门口回头，看着安静站立的慧子，抽泣着说：慧子，你怎么过来的？慧子你告诉我，你怎么过来的？
管春快步离开，冲进地下车库，猛地立住，狂喊一声：袁鑫我操你大爷！
他的喊声回荡在车库，我眼泪也冲出眼眶。</p><p>
第二天。</p><p>
管春交的：裤裆空荡荡的，感觉内心很失落。</p><p>
我交的：上厕所不小心撕破，卡住拉链。第二次上厕所，拉链拉不开，我喝多了就尿在裤里了。幸好穿了纸尿裤。唉，妈个逼蛋，特别悲伤的一次因果。</p><p>
韩牛交的：那薄弱的纸张，触摸我粗糙的肌肤，柔滑如同空气。我抚摸过无数的女人，第

次被纸尿裤抚摸，心灵每分钟都在打着战栗，感受到新生，感受到美好，感受到屁股的灵魂。

慧子顺产，一大群朋友坐立不安守候。看到小朋友的时候，所有人哭得不能自己，只有精力尽的慧子，依然微笑着。

毛毛陪着慧子坐月子。每次我们带着东西去她家，总能看到两个女人对着小宝宝傻笑，韩熟练地给宝宝换纸尿裤。

嗯，对，是韩牛，不是我们不积极，而是他不允许我们分享这快乐。

2009年，韩牛群发短信：谁能找到买学区房的门路？
我回：不结婚先买，写谁的名字？
韩牛：操，大老爷们结不结婚都要写女人名字。

2012年的巧克力镇，高中同学王慧坐在我对面。东南亚的天气热烈而自由，黄像燃着金色的披萨。
慧子不是短发，不是马尾辫，是大波浪卷。

王慧给我看一段韩牛刚发来的视频。
韩牛和一个五岁的小朋友，对着镜头吵架。
韩牛说，儿子，我好穷啊。
小朋友说，穷会死吗？
韩牛说，会啊，穷死的，我连遗产都没有，只留下半本小说。小朋友说，那我帮你写。
韩牛说，不行，这本小说叫《躲债》，你没这经历不会写。小朋友哇地哭了，一边哭一边说，爸爸不怕，我帮你写《还债》……

王慧乐不可支。

记忆里的她，曾经问：我留马尾辫，会好看吗？

现在她卷着大波浪，曼谷边郊的黄昏做她的背景，深蓝跟随一片灿，像燃着花火的油脂，浸在温暖的水面。

对这个世界绝望是轻而易举的，对这个世界挚爱是举步维艰的。

你要学会前进，人群川流不息，在身边像晃动的景片，你怀揣自己的颜色，往心要到的地方。

回头可以看见放风筝的小孩子，他们有的在广场奔跑欢呼，有的在角落暗自神伤，越是遥身影越是黯淡，他们要想的已经跟你不一样了。

收音机放的歌曲已经换了频率。

听完这首歌，你换了街道，你换了夜晚，你换了城市，你换了路标。跌跌撞撞，做挚爱这个世界的人。

马尾辫还是大波浪，好不好看，不是由自己决定的吗？

对的，所以，慧子，你不是末等生，你是一等兵。